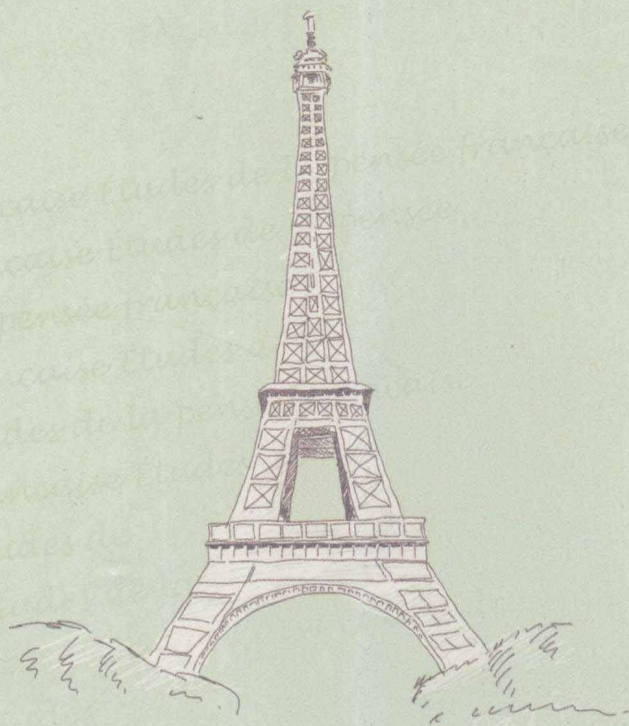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法兰西思想评论 · 2012

高宣扬◎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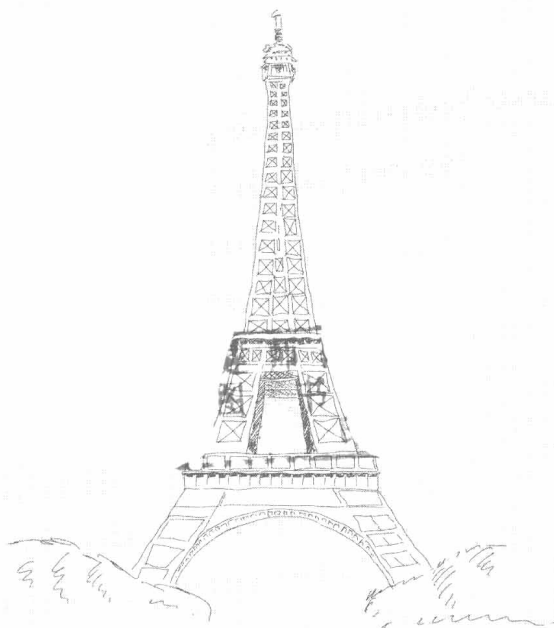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本书受上海交通大学精裕人文基金的资助，特此鸣谢！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2

高宣扬◎主编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2/高宣扬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7-01-011168-1

I. ①法… II. ①高… III. ①哲学-法国-文集 IV. ①B56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9766 号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2

FALANXI SIXIANG PINGLUN 2012

高宣扬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1.25

字数:39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1168-1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思想是无形的,但它不是一般的“虚无”,而是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存在”;诚如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中所说,它是一种有可能产生“存在”的“虚无”。没有思想,一切存在就毫无意义,存在倒成为了真正的虚无;反过来,思想尽管是“虚无”,但它是唯一有可能生产存在的创造力量。正因为这样,思想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是一切存在的前提,也是生命之所以富有意义的基础。

2012年是“拉康之年”。在拉康诞辰110周年之际,人们发现这位法国20世纪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思想家仍然以其活生生的创造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使他无愧成为西方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典范。拉康以其思想威力影响了整个西方近100年的文化创造进程,促使人们一再地开拓文化创造的多种可能性,更强烈地增强了人类进行文化创造游戏的兴趣和信心。

过去的一年,也是法国哲学界继续呈现活跃的创造局面的思想丰收年;尤其突出的是,累积了一百多年创作及实际应用的丰富经验的现象学运动,以“生命”和“艺术”为思索主轴,时刻围绕关系到当代人类命运和文化重建的两大主题,一方面展开了剧烈的争论,另一方面又生产出丰富多彩的新作品,使19世纪以来已经传播到国际学术界的现象学思潮,经历生活世界的转折和艺术创作新经验的推动之后,在21世纪更广阔的视野中得到重生。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2》的主题顺承和呼应了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在过去一年内开展的有关法国思想研究的学术活动。本卷《法兰西思想评论》涵盖了法国思想界过去一年的两大焦点问题,集中体现了精神分析学和艺术现象学目前的研究进展。选编论文以中法双语形式与读者见面,使读者既能够直接面向法语原文,尽可能无隔阂地进入法国思想家的语境;又能够掌握和分析中国学人对法国思想的研读视角。本书共分成两大部

分:第一部分所选用的论文,主要是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所主办的“纪念拉康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它集中地体现了在拉康逝世后30年间中外学术界对其学说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当代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是当代法国艺术思想及美学研究文选部分,尤其突出了当代法国艺术现象学的最新研究论题及其争论状况,有助于开拓当代哲学研究与艺术创作的新视野。

《法兰西思想评论》是由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主办,并由上海交通大学“985”工程“文科科研项目基金”和“精裕人文基金”资助的开放性中法双语研究论坛和交流平台,它将按年度,针对法国思想文化的不同专题、思想家、历史事件及文化成果进行深度研究和连续出版。在国内外学者、学生和一般读者的关爱下,《法兰西思想评论》系列将逐渐发展成为研究法国思想文化的国际一流的重要学术文库。为此,我们期盼同人们不吝赐稿,以各自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品,共同灌注并繁荣我们的文化园地。

高宣扬

2012年7月

目 录

前 言	高宣扬(1)
-----------	--------

第一部分 拉康研究

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读者;拉康,弗洛伊德的

读者	卡特琳娜·奥索·柯查尔/文 陈杰/译(1)
关于心理因果关系	居伊·布里奥勒/文 汪怡、徐佳璐/译(18)
拉康及其身体概念	让-路易·高勒/文 陈卉/译(56)
拉康及其欲望概念	克里斯蒂阿娜·阿勒贝尔蒂/文 燕旋/译(86)
拉康与能指	高宣扬(117)
汉字、孟子和拉康理论	褚孝泉/文 褚孝泉、陈杰/译(129)
拉康,孟子的读者	阿兰·柯查尔/文 郑向菲/译(140)
对拉康“目光”概念的一个重新阅读	蔡婷婷/文 蔡婷婷/译(173)
论身体:想象与快感的复调变奏	俞盛宙(191)
拉康镜像理论中“我”与“自我”的辩证关系探微	胡成恩(209)
分析的过程与分析的结束	李新雨(223)
孟母分析	王亮(235)

第二部分 当代法国艺术思想与美学研究

艺术和生命现象学	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文 李文杰/译(253)
当代法国的生命现象学	卡米尔·黑格耶/文 周惜梅/译 张尧均/校(276)

艺术与生命的现象学	高宣扬(290)
图像构成与想象的性质 ... 弗瑞德·凯斯顿(Fred Kersten)/文 林泉/译	(326)
当代法国艺术思想研究	尚杰(358)
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	朱国华(440)
献祭,花费,呕吐与艺术	
——论巴塔耶对梵·高绘画的批评中的艺术思想	张生(484)

第一部分 拉康研究

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读者; 拉康,弗洛伊德的读者

卡特琳娜·奥索·柯查尔/文 陈杰/译*

这个纪念拉康诞辰 110 周年的研讨会,创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第一次在中国将中国的大学学者和弗洛伊德事业学会(l'École de la Cause freudienne)的成员聚在了一起。这个拉康曾担任主席的学会于 1981 年自发生,在他解散了巴黎弗洛伊德学会之后——后者由他于 1964 年创立。在雅克-阿兰·米勒的推动下,弗洛伊德事业学会尽力使拉康的思想保持鲜活并将之传播出去。

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读者

在名为“拉康的方向”的每周一次的课程上,雅克-阿兰·米勒对拉康的文本做了一个评论,后者在以难度而著名的教育中开辟了一些道路。展开这些作品的结构——其中每个词都斟酌过,疏通充满力量的字句,“使概念和母题鲜活、跳跃、舞蹈起来”^①,为的是揭示三十年来扩展开的思索的动力。这种

* 卡特琳娜·奥索·柯查尔,法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陈杰,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① Miller J. -A. , 《Les ponctuations de Jacques-Alain Miller》, *La règle du jeu*, 2 août 2011.

细致和严密的接近,阻止了同质化的倾向,为拉康突前的思想不落入“一些杂音”^①之中起到了作用,抑或使之不被简化为几句误读的名言——“女性不存在”、“性关系并不存在”……因为,“如果阅读能够改变,那它应该力求是唯一的好的阅读”。^②

拉康知道,他的风格会遭到一些抵制,这部分是由于任何一部他的文集涵盖了整整一年的研讨会,被一种“他的听众体会其教育之特殊的困难”^③所围绕。拉康说:“我一年一次将我的课程转为书面作品,这给出了一种完全难以置信的浓缩品。”^④此外,他保持了他文本“不可读的权力”,他写这些不是为了人们懂得它们,而是为了人们阅读它们”^⑤。尽管这要求作出努力,但拉康仍然邀请阅读者去进行这一步:“我们想要一些路径——这些文集就是其路标,以及一些风格,其灵巧可以将阅读者引入一种结果,在其中必须添加他们的那一份力量。”^⑥回想起褚孝泉教授翻译的、中国公众得以一睹为快的18篇《拉康文集》中的文章,当中包括奠基性文本《精神分析中话语和语言的功能和场域》,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在为了使“其中添加他们(阅读者)的那份力量”而选择的表述中,包括了“身”这个字,即指出了“(阅读者)必定也有其身的份在内”^⑦。

富于教育的对话

拉康思想的传播也经由研讨会内容的编纂。雅克-阿兰·米勒将于今年最终完成拉康在1973年托付给他的这项任务。在编完的第一辑研讨会^⑧面世时,拉康对结果表示满意,因为,他说雅克-阿兰·米勒成功做到了“穿越文

① Lacan J., 《Mon enseignement, sa nature et ses fins》, *Mon enseignement*, Seuil, Paris, 2005, p. 81.

② Miller J.-A., Conférence donnée à Grenade le 27 octobre 1990.

③ Miller J.-A., 《Entretien sur la lecture de Lacan》, *Litua*, n° 4/5, novembre 1981, p. 12.

④ Lacan J., 《Conférence de presse du 29 octobre 1974, prononcée au 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Rome》, *Lettres de l'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n° 16, novembre 1975, pp. 6-26.

⑤ Lacan J., *Ibid.*, pp. 6-26.

⑥ Lacan J.,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 10.

⑦ 《[...] dúzhě bìdìng yě yǒu qí shēn de fèn zài nèi》.

⑧ Cf. *Le Séminaire*, livre xi,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Seuil, 1973.

字但丝毫无损”^①地被阅读。

在拉康的研讨会当中,有一期是非常致力于让精神分析学家们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这就是18期研讨会^②,其中涉及中国的参考内容是最多的。我们知道,拉康喜欢汉字,“因为它们形状,以及它们使人联想起字义的方式”^③,“这种字如此让我们神魂颠倒,以至于我们把它称为,天知道为什么,与文字不同的一个名字”^④。自从他的教育刚开始的时候,拉康为了阐明他的话,便借助于他的古汉语知识。比如,文言的特性可用于表明恰当的标点断句能决定意思:“……标点断句的缺失是模棱两可的根源,确定的标点固定了意思,其变化会更新或弄混意思,并且,错误的标点,等同于将意思篡改。”^⑤当他让分析师们提防僵化地运用一场分析的时间安排,他会使大家想起,道家的“无为”^⑥概念,很适于指示精神分析学家的中立状态,并且,对时间盲目规律性的顺从,不管怎样意味着墨守成规。

20世纪70年代初,拉康想在文本中阅读中国古典作品,为了重温他谦虚地称为“以前的汉语小知识”^⑦。在François Cheng的陪伴下,拉康曾醉心于这方面的学习,前者跟拉康一样,上过杰出的汉学家戴密微的课程。François Cheng,在山东他更以程抱一这个名字为人所知,自从作为第一个原籍中国的作家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被授予同济大学名誉教授之后变得很著名。他也是在座某几位的朋友。

三年之久的面对面交流结出了果实,如这个新想法,由于不断思索老子总结的中国人关于宇宙的概念中著名的那一段^⑧,两个人终于确立,“三不是其

① Lacan J., Postface au Séminaire, livre xi,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1964], Seuil, Paris, 1973, p. 251.

②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i, *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 [1964], Seuil, Paris, 2006.

③ Cheng F., 《Lacan et la pensée chinoise》, in *Lacan, l'écrit, l'image*, Champs Flammarion, Paris, 2000, p. 150.

④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vre xx, *Encore*, Seuil, Paris, 1975, p. 37.

⑤ Lacan J., 《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 *Écrits*, op. cit., pp. 313 - 314.

⑥ Wú wéi 无为。

⑦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i, op. cit., p. 46.

⑧ Cf. Lǎozǐ 老子, *Dàodéjīng* 道德经, chapitre 42.

他而是中空”，这使拉康如此讲道：“总之，不是一指挥二，而是三超越二。”^①这个诠释此后已经被汉学家和中国研究者所接受。这种三元形态还指出了一条道路，它使得有可能走出对二元性的依恋，进入应该合并为一的二。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正是拉康使程抱一发现了老子和石涛，并且是拉康传给他从事其自己研究的分析工具。程抱一多次地说过他为此感谢拉康。他的书《虚与实》就可作为证明。程抱一同样对拉康探索表意书写符号的耐心很赞赏，他惊叹于拉康的能力，为了阐明文本所要说的能够立刻把握要点。另外没有逃出他观察的是，拉康对所有体现人类和语言的关系的内容给予很大的关注。实际上拉康强调，我的教育，“这就是完全简单的语言，绝无其他东西”^②。顺着这个路子，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显然是灵感的源泉，证明就是研讨会 *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 开始的这段知心话：“我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我是拉康，可能仅仅是因为从前我学过一些汉语。”^③

拉康，弗洛伊德的阅读者

作为拉康派，对于拉康来说首先要回归到弗洛伊德，且不因此将之简化为“他的来源”^④。担心弗洛伊德的用语逐渐被抹去，拉康致力于使其重要的颠覆性能够为人所意识到。必须反对自我心理学的观念，它优先考虑的是主体对现实加以适应，而牺牲了无意识的概念。必须提醒的是，无意识不是哲学家迄今所称的“无意识”。抓住精神分析学家所感兴趣的风趣话、口误和梦境，你们将注意到，它们的出现，“无需我们至今为了思想所采取的最小的帮护，也就是说，一些东西像意识一样，有能力抓住其自身。正是在那里走出了弗洛

三 二 一 道
生 生 生 生
万 三 二 一
物

① Cheng F., 《Le docteur Lacan au quotidien》, *L'Âne*, n° 48 - octobre-décembre 1991.

② Lacan J., 《Place, origine et fin de mon enseignement》, *Mon enseignement*, *op. cit.*, p. 38.

③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i, *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 *op. cit.*, p. 36.

④ Lacan J., 《Donc, vous aurez entendu Lacan》, *Mon enseignement*, *op. cit.*, p. 121.

伊德和他的跷跷板的比喻。”^①“打开关于梦境的书,无所谓哪一页,……你们看到所说的只不过是字词的事儿。”^②

在《梦的科学》(*La science des rêves*)中,拉康标示了索绪尔指出的结构的法则,后者引发了他无意识主体的定义:“像语言一样有一定结构的无意识。”^③沿着弗洛伊德所追寻的“无意识的现实在科学环境中是可证实的”^④的足迹,拉康为了说明治疗中的话语经验应用了语言学。而汉语,拉康明确地说,曾帮他“概括能指的功能”^⑤。但是,如果拉康想设定能指的场域,使得精神分析等同于一门科学,那他可不愿自称语言学家。诊所总是和他理论的逐步进展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学,我跟你们说,我才不在乎。直接让我感兴趣的,是语言,因为当我要做一个精神分析的时候,它才是我要打交道的。”^⑥

精神分析管什么呢?它专门管那些无法顺利运转的东西,拉康称之为现实。我们能够克服轻微的麻烦,而从未完全克服神经官能症。一些东西在其间相对立,如无法克服的“一种陌生因素”^⑦,能指链无法捕捉也无法消除。无论是通过症状的方式,还是通过升华的通道,冲动从未停止过获得满足。科学没有重视这个陌生因素,抗拒治疗:冲动的一面于是在症状中得到满足。

精神分析,一种实践

相反的,精神分析实践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它是与一个拥有身体的活生生的存在打交道。继给予象征优先之后,性满足^⑧成为第一位的:“性的愉悦构

① Lacan J., 《Conférence de presse du 29 octobre 1974, prononcée au 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Rome》, *Lettres de l'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op. cit., pp. 6-26.

② Lacan J., 《Place, origine et fin de mon enseignement》, *Mon enseignement*, op. cit., p. 40.

③ Lacan J., 《Subversion du sujet et dialectique du désir dans l'inconscient freudien》, *Écrits*, op. cit. p. 800.

④ Miller J.-A., 《Le coït organisé》, *Quarto*, n° 70, p. 9.

⑤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i, *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 op. cit., p. 47.

⑥ Ibid., p. 45.

⑦ Freud S., *Études sur l'hystérie*, Puf, Paris, 1996, p. 128.

⑧ Cf. *Befriedigung*.

成了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要点。”^①如何连接被能指折磨的虚空的主体和鲜活的主体？对于象征和性欲这种可疑的结合，每个人通过其症状作为回答，此症状从能指那里受到限定，但也包含了冲动满足的现实。症状是一个可解码的信息，“这跟它可用于什么不是同一个层面。……正是这个转折点，位于那个地方，指出了今天那些之所以是拉康的东西。”^②与这种可以和生活相协调的性愉悦建立一种关联，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实践所努力的。

三年以来，青岛的精神病科医生发现有这么一种临床方法^③，它和新抛出来的实践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后者将症状看做与麻烦相类似，忽视了弗洛伊德心理因果的原则。在事先的培训过程中，他们碰到了一些专家，教给他们控制的知识。这一次，没有 Excel 表格，没有 PPT，没有技术规程。只有病人的话语，以及他对语言的独特关系。一位丧失了生活感觉（le sentiment de la vie）的年轻女病人，也让我们发现在汉语中，有两个词可以翻译法语的 la vie：生活，指日常的日子；生命，指带有命运结局的性命。

我们的同事他们自己也注意到，对于细节关注的全部好处，这即是指无意识的培训。如同在这样一个消沉的病人身上发生的，在和让-路易·高勒引导的谈话中，他惊讶地发现，他不自觉地说的一句中国格言“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和他母亲死时在床上对他说的一句话有着紧密的关系，“做个好士兵，我的儿子。”他未能做这么一个好士兵，他自己感觉“像一个从战场逃跑的士兵”^④。

一种行为准则

拉康的教育伴随着一种演变，从象征秩序的患病率到被现实导向的临床，而且并行地需要某些概念的更新。演绎当然应该加以重新思考。成为目标的，不再是无意识的真实的透露，而是包括在症状中享乐的真正内核，是将意

① Lacan J. , *Le Séminaire*, livre xvi, *D'un Autre à l'autre*, Paris, Seuil, 2006, p. 45.

② Miller J. -A. , 《Qu'est-ce qu'être lacanien ?》 *Quarto*, n° 74, septembre 2001, *Psychanalyse pure, et appliquée*.

③ Formation de la section clinique de Nantes, cofinancée par le Conseil régional des Pays de Loire, la Mairie de Nantes, et l'hôpital psychiatrique de Qingdao.

④ 《Wǒ xiàng yíge táopǎo de shìbīng (我像一个逃跑的士兵)》。

义排除在外的。语言因仅有一个词的“咿呀言语”的利益贬值了,为了在其语音和其物质性中表明被言说和被听到的语言。阐释从此将落在这个咿呀言语上,它应从诗的语言中汲取灵感,因为拉康就此设想“只有诗歌才允许进行阐释”^①。但并不是无论什么诗歌都行。那出自于“诗歌满足的呼噜中”^②的东西,要摆脱对它而言“显得愚蠢”的能指。拉康寻找一种“新的能指”,它使得可以从意义中解脱出来,是诗人最终到达的“举重若轻的巧劲儿”。

这将由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来指点迷津。这一次,是拉康在其研讨会上向程抱一致敬。他带了《中国诗画语言研究》,向他的听众介绍这本书,邀请精神分析学家们从中汲取灵感,为了“读出意义之外的另外的东西”^③。意义的中止一定程度像一种苦行和一种行为准则,“精神分析和诗歌共同的行为准则,它唤醒现实的波浪”^④。

结束之前,我简短地回顾一下自2002年夏天起与中国的最初的接触。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给了我们很强烈的反响,将我们一直引过去,从那里,我们的国家在彼处创造的世界里对于我们而言突然显得既聋又瞎。如果拉康将其拉康的存在与汉语的学习联系在了一起,那应该在中国存在着一群好奇并且焦急地想通往拉康的公众。去和这些公众相遇,为拉康的思想在中国被了解而作出贡献,显然是我们的分内之事。

持久和愉快的相遇使我们在青岛精神病医院得到了院长逢淑涛先生的一路绿灯之后,在该院精神分析门诊进行了有关的培训。借此机会也向他表示感谢并向与会的精神病科医生代表团致意。临床这方面之外,还必须和大学联合。在校园里,对拉康的兴趣越来越不可忽视。于是,我们寻找你们,直到我们碰到了高宣扬教授,我们的计划,和他为中国的研究者和学生提供一个接近拉康的意愿——对他和你们这都是很值得的,得以交叉在一起。希望此次研讨会为长期的合作奠定基石。

①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1976-1977], inédit, leçon du 17 mai 1977.

② Ponge F., *Entretiens de Francis Ponge avec Philippe Sollers*, Points essais, 1970.

③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1976-1977], inédit, leçon du 19 avril 1977.

④ 《Éditorial》*Quarto*, n° 70, *Pouètes de Pouasie, Lacan et la poésie*, Bruxelles, avril 2000.

克里斯蒂阿娜·阿尔贝尔蒂、居伊·布里奥勒、让-路易·高勒还有阿兰·柯查尔的报告将阐述一些基本概念,通过这些,将应该有可能开辟一条明确的道路,进入一个 20 世纪标志性的思想,并且,它能够作为我们身处世纪中的指南。尽管我们不懂得全部,但根据我们对这段或那段有感触,我们仍可创造其自身的道路,这使人产生兴趣,使人产生触动,使人获得启示。拉康是取之不竭的。“如果我们继续在谈论他,这乃是我们还处于悬而未决之中。”^①

^① Miller J. -A. , L'orientation lacanienne iii, 4, 《Un effort de poésie》, leçon du 26 mars 2003, enseignement prononcé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 Paris viii, inédit.

附：法文原文

JACQUES-ALAIN MILLER, LECTEUR DE LACAN LACAN, LECTEUR DE FREUD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LACAN

Université Jiaotong - Shanghai

24 - 25 septembre 2011

Catherine Orsot Cochard *

Ce colloque en l'honneur du cent dix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naissance de Lacan crée un événement, dans la mesure où il rassembl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Chine, des universitaires chinois et des membres de l'École de la Cause freudienne. Cette école dont Lacan fut le Président, est née de sa propre initiative en 1981, après qu'il eut dissout l'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qu'il avait fondée en 1964. Sous l'impulsion de Jacques-Alain Miller, l'École de la Cause freudienne s'emploie depuis à garder vivante et à transmettre la pensée de Lacan.

JACQUES-ALAIN MILLER, LECTEUR DE LACAN

Dans son cours hebdomadaire, intitulé l'Orientation lacanienne, Jacques-Alain Miller fait un commentaire des textes de Lacan qui ouvre des voies dans un enseignement d'un abord réputé difficile. Dérouler la structure de cette œuvre, où chaque mot est pesé, en dégager les lignes de force, «faire vivre, palpiter et danser concepts et mathèmes»^①, a pour effet de révéler la dynamique d'une réflexion

* Catherine Orsot Cochard, psychologue, psychanalyste Française.

① Miller J.-A., «Les ponctuations de Jacques-Alain Miller», *La règle du jeu*, 2 août 2011.

qui s'est étendue sur trois décennies. Cette approche, minutieuse et rigoureuse, contrarie le mouvement d'homogénéisation et contribue à ce que les avancées de Lacan ne rentrent pas dans «un certain brouhaha»^①, ou qu'elles ne se réduisent pas à quelques aphorismes mal compris – «la femme n'existe pas», «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 –, car «si les lectures peuvent varier, elles doivent viser une seule bonne lecture»^②.

Lacan n'ignorait pas que son style se heurtait à des résistances dues en partie au fait que chacun des écrits reprenait toute une année de séminaire, autour d'une «difficulté spéciale de son auditoire à entrer dans son enseignement»^③. «Je transformais mes cours en écrit une fois par an, ça donnait une espèce de concentré tout à fait incroyable»^④, disait Lacan qui a entretenu par ailleurs un «pouvoir d'illecture» de ses textes, qu'il n'écrivait pas «pour qu'on les comprenne, mais pour qu'on les lise»^⑤. Malgré l'effort que cela exige, Lacan invite néanmoins le lecteur à faire ce pas: «Nous voulons du parcours dont ces écrits sont les jalons et du style que leur adresse commande amener le lecteur à une conséquence où il faille y mettre du sien»^⑥. En me reportant à la traduction du Professeur Chu Xiaquan à qui le public chinois doit d'avoir à sa disposition dix-huit des textes des *Écrits*, y compris le texte fondateur «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 j'ai trouvé remarquable que dans l'expression choisie pour rendre «y mettre du sien», soit inclus le caractère *shēn* 身, indiquant que le corps est bien engagé dans l'opération: «[...]读者必定也有其身的份在内»^⑦.

① Lacan J., «Mon enseignement, sa nature et ses fins», *Mon enseignement*, Seuil, Paris, 2005, p. 81.

② Miller J.-A., Conférence donnée à Grenade le 27 octobre 1990.

③ Miller J.-A., «Entretien sur la lecture de Lacan», *Litura*, n° 4/5, novembre 1981, p. 12.

④ Lacan J., «Conférence de presse du 29 octobre 1974, prononcée au 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Rome», *Lettres de l'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n° 16, novembre 1975, pp. 6 – 26.

⑤ Lacan J., *Ibid.*, pp. 6 – 26.

⑥ Lacan J.,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 10.

⑦ «[...] dúzhě bìdìng yě yǒu qí shēn de fèn zài nèi».